

狗 名 状

► 赵文波

古堡,是一个千年古镇,王二家的烧锅和古堡镇一样古。

王二本名不叫王二,王二是他家的号,具体一点说,是他家烧锅里烧出小烧的代号。

王家有三宝:一壶,二井,三狗。

生意人大都供奉财神,或观音菩萨。王家不同,他家烧锅坊里供着一把壶。壶,是铜制的酒壶,外表没有起眼的地方。倒过来看,壶底的“大唐贞观”几个字让王氏家族多了一抹传奇色彩。反正不管是哪一代的老王二都告诉儿子小王二,壶是王家的命根子,所以,无论是哪一代王二都视壶为宝。这壶也不知历尽了多少沧桑岁月,在它的大脑里不知道储存了王家烧锅多少兴衰往事。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王二他爷老王二为了保住这把壶,曾使了一个偷梁换柱的计策。红卫兵听说他家供了一把铜壶,闯进王家要壶,老王二主动交出了一把被砸扁的铜壶。文化大革命过后多年,老王二才从地窖里取出这把壶又供在了酒坊里。

王二家院子里有眼老井,王家的井与别处的井不同,井水是泉水。据说,当年王家开烧锅前打了一眼井,有天半夜,老王二听到有小溪流水的声音,他起床披衣,循着声音到了水井旁,映着月光,老王二看到井水泛着花往上冒。水在民间的意义等同于

财,老王二自然喜上眉梢。老王二打水上来一尝,水有甜味,这带甜味的水酿出来的酒,味道也有别于其他的酒,其他烧锅的酒卖不过王二家的,慢慢就倒闭了,只剩下王二一家。也不知道是哪一代的王二,那年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村子里其他井都只能打出带泥的汤,王二家的井依然能听到哗哗的声响,这眼井水救了全村人的命。为了报答王家,这个村曾改名叫王二烧锅村。

王家世代相传着一个黄狗救主的故事。康熙年间的一个腊月,也不知道哪一代老王二,出门讨账,因多贪了几杯酒,睡倒在路上。跟在身边的大黄狗跑回家,领着家人把老王二救了回来。老王二虽冻掉了十个脚趾,但总算保住了性命。老王二对黄狗感激涕零,没想到自己平日对狗的讨厌甚至是虐待,换来的却是救命之恩,所以从这代起,王家立了家规:人与狗平等。老王二也一改以往的守财如命,成了乐善好施的善人。他学会了用狗的善良和忠诚管理烧锅。据说,王家小烧在狗理念的指导下生意如日中天,创造了王氏小烧的巅峰。狗成了王家的精神图腾,“狗理念”也在王家薪火相传。

当代王二,名厚德,只是“王厚德”这三个字只在派出所户籍档案里,人们仍遗传王家烧锅的习俗,叫他王二。在民间,“二”字往往是低智商的代名词,人们不说这人有点傻,用“这人有点二”来代替。

当代王二智商肯定没问题,只是遗传了王家的“狗理念”,“善”字是他人性中最重要的成分。王二

长得比一般人丑，丑人善良劲大了就显得有些“二”。王二，仍然继承养狗的家族传统，不过，他从没用“狗理念”管理烧锅，他只是喜欢狗，且狗跟他时间久了就通了人性。每天晚上，王二都领着他的黄毛狮子狗出去遛弯儿。这狗很有趣，能模仿王二走路的姿势，王二知道狗在模仿他，所以，有时候也故意逗狗玩，他昂首挺胸，狗也把头仰得老高，他猫腰走路，狗也弓腰小跑。人们都知道王家有一条聪明的狗。

这年，省城来了个王作家，自称与王二是本姓家族，他来古堡镇搞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听说王家有个壶是盛唐贞观时期的，就慕名而来。王二讲了王家三宝，权当笑话，王作家却听得认真。王作家喝了王家小烧后，连连称妙，说与茅台异曲同工。

王作家也是一个考古爱好者，他说王家的壶确是大唐真品，价值连城。他说，壶和井是王家酒小烧重要的历史依据，称王家小烧酒文化内涵丰富，谈到“狗理念”的时候，则大家赞赏，称“狗理念”是企业文化的精髓。王作家还到王家祖坟考察，懂一点风水的他说这是块宝地。王家祖坟是当地最大的墓地，按墓地排序，王作家作出鉴定，说到当代王二这一辈，王家小烧大约传了三十九代。

省报发表了王作家的报告文学——《王二烧锅的三宝》。文章从王家小烧的历史起源，到先进的企业文化理念，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描述。王二看到文章一笑了之。可王二万万没想到，这篇文章发表后，他家的小烧供不应求了，逢年过节，县里大小官员把他家的小烧送到了北京。

王二觉得王作家是贵人，便请王作家做顾问。王作家帮助王二给小烧注册了商标：“王二烧锅”。王二还翻箱倒柜，拿出了一张不知道有多少年的老照片，他也不知道是哪个老王二的，王作家鉴定说是清朝时照的像。于是，在王作家的策划下，将这个王二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反正怎么说也说不清是哪一代王二的头像放在了商标上，就像肯德基、麦当劳那些头像差不多。

几年时间，“王二烧锅”由散装到瓶装，再到精制瓶装，总之，王二摇身一变，成了王二烧锅酒业有限公司的大老板，王氏企业成了年缴税金千万的立县企业。

二

王二是那种没有大喜大悲感的人，面对人生巨

大反差，他显得从容、淡定、波澜不惊，还是平素的装扮和平日里的少言寡语，话不多余，当然微醉时除外。酒业公司大权全权交给王作家，王作家继承了王家“狗理念”之精髓，只是加入了现代企业管理元素，但“善”和“忠”两个字仍然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心态最不能平衡的，是平日里瞧不起王二的那些人，这天上怎么下了馅饼？而且不偏不倚正好砸在一个卖小烧的王二身上！最气人的是，这小子还丝毫不觉得兴奋，好像这张馅饼本来就是他的一样。

心态发生变化的还有那条黄毛狮子狗。主人发达了，它也跟着沾了光，隔段时间就有记者来给它拍照，那个王作家滔滔不绝地向人介绍“狗理念”。狗，成了名狗，吃，有吃的食堂，住，有住的单间。可是成了名的狗，却有了从未有过的孤独感，其实它的欲望简单得很，只要每天晚上主人能陪它遛会弯儿，它觉得那才是它的狗伦之乐。但现在主人除了接受采访带着它拍照之外，再就没有工夫搭理它，只是偶尔才爱怜地看上它一眼。它看着主人的奥迪就来气，刚才主人出门的时候，它撵了上去，主人挥手让它回去，它偏不肯，它想上去咬上那黑亮亮的轿车一口，后来它才明白一个道理：它流血之躯是撵不上喝油的车的。它趴在门卫室旁，鲜红的舌头伸了出来，喘着粗气，从表情上看，它很失意。人在失意的时候就容易怀旧，狗也一样。黄毛狮子狗正沉浸在依稀往事中……

一股很刺鼻的怪味打破了狗的回忆，循着气味的方向，一个衣衫褴褛、步履有些蹒跚的老人出现在门口。老人花白的头发像深秋里的一簇荒草，脸上皱纹的缝隙中夹裹着尘土，形成条条黑线。左手拄着一根杨木棍，右手拿着一块长了灰毛的蛋糕，一看就是刚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垃圾箱里复杂的气味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狗特反感这种气味，尽管以前它也曾经吃过垃圾箱里的食物，那时它觉得垃圾箱里有很多美味。但现在身份不同了，它是一条名狗。黄毛狮子从喉咙里发出讨厌的声音。老太太看到狗的凶相，本能地举起了木棍，狗也本能地立起身子，汪汪地大叫，老太太应声倒地。

看门的老张把老人抱进门卫室，然后叫车由王作家亲自把老人送到镇医院。医生做了检查，老人膝盖有轻微擦伤，不用打狂犬疫苗，因为狗嘴没有接触到她的身体。医生说老人身子骨太虚弱，严重的营养不足，给老人挂了一个葡萄糖。护士嫌老人

太脏,说话没有好气,老人则是满脸愧疚。

古堡镇的人大都见过这个老人,尤其是那些小孩子都知道她是个老乞丐,常年围着垃圾箱拾破烂,人们都知道老人丈夫姓孙,老早就去逝了,也不知道她姓啥,就随丈夫姓,称她孙老太。从没听说过孙老太有儿女,也不知道她在哪住,当然也没有人过问。有人猜想老人很早就亡了夫,肯定没有儿女;也可能先前有,后来白发人送黑发人。总之,人们的联想总是很悲惨,为老人的命苦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说法,不然老人怎会生活到这份田地?

打完吊针,孙老太要回家,王作家要用车送老人,老人说不用,王作家坚持要送,老人才勉强答应。

老人居住的地方在镇郊,近乎城外,轿车行驶了近半个钟头,王作家说:“老人,您这么大年龄步行得多久啊?”老人说,习惯了。在一个废品收购点,老人要停车,王作家四下看了看,没有住户,说:“大娘,还是送您到家吧。”老人说:“家离只有几步远,屋里脏就不留你进屋喝口水了。”王作家说:“好吧,那您老就自己回吧。”说着,从包里取出两百元钱递给老人。老人有些惊慌,说:“是我给你们添了麻烦,哪能还要你们的钱呢,哪有这个理儿?”王作家说:“老人家,您不收钱,我们心里就总有个事提溜着,不能安心工作啊,您收了这钱就当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再也不添麻烦了不是?”老人的眼泪在脸上冲出几条泥道,说:“再不会添麻烦了。孩子,我收下了!”老人收了钱,步履蹒跚地隐没在一大堆散发着刺鼻气味的废品中。

王二每次外出回来,他的车一进院,黄毛狮子狗就上蹿下跳地迎接。今天,狗蔫了吧唧地趴在一边。王二问王作家:“黄毛惹事了?”王作家说:“你怎么知道?”“呵呵,你瞧它那熊样,不敢用正眼看我,好像偷了东西的贼。”王作家哈哈大笑说:“果真如此。”王二说:“狗惹了祸,不敢正眼看人,而是偷着看,且眼神闪烁,当人看它的时候,狗就会耷拉下头。不过,黄毛不会惹大事,我家的狗不伤人,除非人对它有恶意。”王作家说了今天的事。王二说:“我说呢。”他上前俯下身抚摸狗的头,狗发出嗔怪的声,既像埋怨,又像撒娇,尾巴还啪啪地扫了两下地。

晚上,王二一进家门,女儿娇娇像小燕似的扑了出来。王二一把把娇娇捧在怀里。“爸爸,老师表扬我的作文了。今天老师让写一个小动物,我就写

了咱家的狗,我写了狗的善良,还讲了黄狗救主的故事呢!”“吧嗒”,王二在女儿的小脸上重重地亲了一下说:“你还夸咱家的狗呢,它可不禁表扬,咱家黄毛今天伤着老奶奶了。”娇娇惦记老奶奶的伤,听说老奶奶是一个无儿无女的老人,娇娇非要去看看老奶奶,还要发泼,如果今天不去看老奶奶就不吃饭。

王二老婆爱兰瞪了一眼王二说:“啥时候说不好,非得吃饭的时候说,咱孩子啥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不去看老奶奶啥事都不用做了。”

“好好,咱吃完饭就去,行了吧?”娇娇在王二的脸上叭地亲了一口问:“爸爸,那老奶奶住哪儿啊,她一个人生病谁照顾她啊,要不接我们家来住吧,到时候我照顾她,以后我保证不睡懒觉,早上起来给老奶奶洗头洗脸……”

一顿饭,大半时间都是说那个老奶奶。爱兰说:“这孩子得魔怔了!”

一家三口先到超市买了一些营养品,然后由王作家开车做向导,来到镇郊废品收购点,车在收购点转了半圈也没看到有住户的样子。王作家说:“老太太就在这收购点大门口下的车啊,难道她家不在这附近?”娇娇用手捂着鼻子说:“这里太脏了,老奶奶不会住吧?”

“你们找谁啊?”大门里出来一个看门模样的老大爷。王作家说:“大爷,我们找一个捡破烂的老大娘”。“你们找她做什么?”老大爷疑惑地看着眼前这几位服饰阔绰的人。

“我们是……”王作家说明了来意。

“哦,是这样啊,你们跟我来吧,你们要找的是老孙太太,她就住这里。”

看门老大爷领着王二他们,绕过了十几个废品堆,来到一个木板房前说:“老孙太太就在这个屋里住!”王作家看到木屋旁一个角门,他猜想先前的老太太一定是从后门绕进来的。

几个人挤进低矮的木板屋,室内就转不开身了,用木板搭建的单人床紧挨着做饭用的锅具。“爸爸,你看,”顺着娇娇手指的地方,人们看到有条两指宽的缝隙,一只在锅边找食物的小老鼠看到有人,慌忙从缝隙里窜了出去。王作家掀开锅,一坨凝固状的物体里依稀有几颗米粒。

“你们是……?”人们转过身,看到一位花白头发的老人抱着几块木条站在门口……

“老人家,我们来看你了。”

孙老太看是王作家忙说:“哎哟!我没事,还麻烦您再来看我,”老人把木条放在地上说:“瞧,这站

没站地,坐没坐地的!”

“你没有儿女吗?”老人脸色一暗,说:“没,没了。都死了,就我一个人。”爱兰瞪了王二一眼,怪他说这话太冒失。

“奶奶,冬天这里不冷吗?”娇娇看着木屋的缝隙问。老人说:“不冷,奶奶用塑料布蒙上就不冷了。”“那你吃什么呀,你一个人黑天不害怕吗?”

“别缠着奶奶问个没完没了的,你看这孩子……”

“不怕不怕,别说孩子,一看您一家人就面善。”老人撩起衣襟擦拭了一下眼角。王二看娇娇的嘴角撇着,赶忙从包里取出五百块钱往老人手里一塞便要告辞。老人慌忙躲藏着不要,说:“这位先生都给我两百块钱了,你家狗又没咬着我,我哪能平白无故地要你们钱啊!”

“大娘,你看,娇娇都要哭了,你要不收,这孩子受不了。”说着,几个人便撤出小屋。孙老太扶着门口,看着远去的几个背影,脸上写着茫然……

三

王作家擅长炒作,邀来记者采访,把王二关心孤寡老人的事刊登在市报上,没想到却引来了事端。

这天早,上王二的车还没到公司,远远地就看到公司门口围着一群人。

“你们说,你们再宣传也不能造谣生事啊,我们孙家有儿有孙的,硬让你们变成绝户了,啊!这他妈不是咒我们呢吗,啊!老子今天非告你们……”一个五短身材的男子,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张牙舞爪地比划着,不知道往下再用什么词儿更合适。

“告他们侵犯咱孙家名誉权。”另外一个男人个头稍高一点,戴着眼镜,模样像个教师,声音有些发尖,他在一边补充、附和着。

“对,就告这个。”矮个子男人因为找到一个有力的词而有点兴奋。

王二把车停在门口,没等下车,那个矮个子男子瞪着向外冒着的眼球,“啪”地拍了一下机器盖子,哪个是王二,给我出来。王二说:“我就是王厚德,你们要干什么?”什么王厚德,干脆改名叫王缺德算了。王二说:“有话到办公室说,别在外面瞎嚷嚷,影响办公。”“啥,影响你办公了,你他妈造谣说孙家绝户了,对我们影响多大你知道不?”及时赶到

的王作家对戴眼镜的男人说:“看你就是个知识

子,有话到办公室说,有什么误解屋里谈。”戴眼镜的男人向矮个子使了个眼色——“走,进屋说。”这两个人一个自称叫孙忠,一个叫孙孝,说孙老太是他们的妈。王作家说:“看你们穿得溜光水滑的,生活一定很殷实,老太太那个惨样,可不像是一家人,再说怎么能证明是一家人?”戴眼镜的男人说:“我早就料到你们有这一手,大哥,把户口拿出来让他们看看。”王作家接过户口本一看,的确一个叫孙忠,另一个叫孙孝,两个人分别有一个女儿。王作家说:“是啊,你叫孙忠,他叫孙孝不假,可户口本上也没有孙老太太呀。”“我们分家另住,老太太自己一个户口。”那这也无法证明你们说话是真是假啊,你说我们造谣,我们造谁谣?空口无凭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妈叫啥?多大年纪?什么时候生日?孙忠看看孙孝,说:“咱妈叫啥子了?我咋懵住了?这个你别管,户口本上都写着呢。”

王作家说:“你俩不是骗子,也是俩不孝子,哪有自己的老妈叫啥都不知道的主呢。”“得了,是不是妈,咱们去对证一下,如果我妈不认我们是儿子,我管你们叫爹!”

王二说只有这样了。

孙忠、孙孝两个要坐王二的车,王作家阻拦说,对不起,我们的车从来不拉外人,你们自己找车去,王二看了一眼王作家,意思不要太计较。王作家使了个眼色。孙忠、孙孝两个气冲冲地走了。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先到派出所核实一下。王作家说。

派出所所长听说要查孙忠的户口,说:“不用查,他们家情况我最了解,我们处理过他们哥俩赡养老人纠纷问题。他们都是刘庄人,孙忠外号损种,是个农民,空闲时候在镇上蹬三轮车。孙孝接他爸的班,在刘庄小学教学。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孙燕,是县人民医院外科医生。老太太因为受不了儿媳的虐待,现在一个人住在一个废品收购点,这还是人家可怜她,才收留她的。”

废品收购点前停着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司机有些不耐烦:“能不能快点,耽误我拉活按时间加钱了啊,才十块的事谁掏还能怎么着!”

“老二,你哥我一天蹬三轮,脚都磨出泡来了,也挣不了几块钱。”孙忠说。

“我说大哥,老太太的房产都你霸占着呢,你还不在乎这几块钱。”孙孝瞪了一眼孙忠。

“合着说你哥我占便宜了,啊!你接老头子的

班 这么多年挣多少钱了 ,何止一座房子 ?”

“得得得 ,你要是书念得多 ,老头子还能把班给我 !”

“你们有完没完 ,加钱了啊 !”司机调高了嗓门。看王二的车也到了门口 ,孙孝不情愿地掏出二十元钱 ,“得得得 ,我不跟你犟嘴 ,车钱我先付 ,到时候一块算。”司机从车窗里甩出十元钱 ,嘴里嘀咕着什么 ,样子像是在骂人 ,然后猛地一加油 ,卷起了一阵尘土。

孙老太这几天没出她的小木屋 ,这人一老就沾边懒 ,要是年轻人摔得再重一点也不碍事 ,可她中不中 ,老胳膊老腿 ,骨头也脆 ,没想到擦破一点皮 ,膝盖就肿得老高。看屋的老刘纳闷这几天孙老太咋没出屋。孙老太说腿疼 ,下不了地 ,求老刘跑趟腿给买点吃的。

老刘看王二他们来了 ,说 :“幸亏你们又来了 ,老太太的腿疼得下不了地 ,哎 !孙老太命真苦 ,哪辈子做了孽 ,哪管有一个儿女呢 !”孙忠一听老刘头这样说 ,要发作 ,孙孝瞪了一眼 ,制止了他。孙孝说 :“我是老太太的儿子。”老刘头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说 :“从没听说她有儿女……”

从木屋的缝隙里飘出孙老太隐隐的呻吟声 ,看王二他们进屋 ,孙老太强忍着不出声 :“哎 ,咋又来了啦 ,再养几天就好了。”孙忠说 :“妈 ,我来看你了。”

孙老太把头一扭说 :“你别叫我妈 ,我消受不起。”

“妈你得认我这儿子呀 ,不然我们就成了绝户了。”孙孝焦急地说。

“可不是绝户了咋地 ,如果不绝户 ,我能落成这下场……”孙老太控制着颤动着的嘴角。

王作家说 :“看见了吧 ,人家不承认你们是她儿子 ,你就是管我叫爹 ,我还不认你这儿子呢 ,看来你们是骗子啊 ,好啊 ,我现在就报警。”说着 ,王作家佯装打电话 :“喂派出所吗 ,我们这里有两个骗子 ,就在……”王二用胳膊拐了王作家一下 :“不扯淡了 ,给老人再检查检查。”

“不用 ,不用 ,可不麻烦你们了 ,养几天就好了。”孙老太赶忙说。

“不用你们检查 ,咱们私了算了 ,你们拿……”

“你们少掺和 ,人家早就给我钱了。”老人没好气地说。

王二要了一台面包车 ,几个人把老人抬上车 ,老人拧不过王二只好听从安排。孙忠也要上车 ,被

王作家一胳膊挡住 ,说 :“既然证明不了你们是大娘的儿子 ,你们就没有义务去了。”

孙老太眼泪洒了一路 ,王二和王作家只能默默地看着 ,他们知道老人最大的伤不在腿上。

在县人民医院门口 ,王二和王作家刚把老人抬下车 ,就看到对面大呼小叫地来了三个人 ,两边分别是孙忠和孙孝。“妈 ,你咋啦 ?”中间的女的说。老太太说 :“孙燕 ,我没咋地 ,你也少掺和。”“没咋地咋用人抬着 ?我是你闺女咋不能掺和 ?”

孙燕简单给老人做了检查 ,说 :“得住院观察。”然后开了一沓检查单子 ,单子上面有血检、尿检、膝盖部位的 X 光 ,还有脑 CT 和乙肝五项。王作家问 :“只是腿部有擦伤 ,咋还有脑 CT 和乙肝五项检查。”“我是医生还是你是医生 ,你要懂回家你给治啊 !”王二摆手制止 ,说 :“咱就当给老人做身体全面检查了。”

下午 ,检查结果出来了 ,老人的腿需要进一步观察 ,乙肝检查呈阳性 ,证明老人的肝有问题。王作家刚要分辩说肝有问题与狗咬无关 ,王二又制止了他。王二交了五千元押金 ,并安慰老人好好养病 ,老人一脸的无奈 ,王二不忍心看老人的样子 ,便退出了病房。

王作家埋怨王二 ,说 :“善良也要区分对象 ,你没看那几个损种他们想讹人。”王二说 :“那老人不善 ?再说 ,也占不着啥便宜 ,我们又没给他们钱。”“他们医生可是有提成的啊 !”“我说 ,作家兄弟 ,你怎么小气起来了 ?让他们可劲提 ,能提多少啊 ,我说过了 ,当我们孝敬老人了 ,再说了 ,我们不管 ,他们儿女会管 ?还有 ,我们的企业文化不是推行善者先行吗 ?”

王作家听了王二话 ,哈哈一笑 :“人心不足蛇吞象啊 !”

王二说 :“吞吧 ,看他们有多大胃能消化得了 ,我王二就有个特劲 ,前任国税局长说只要一年给他三十万 ,他就能让咱省下三百万。那三百万是坑害国家、丧良心的钱 ,我王二偏偏不让他妈个人占便宜。”

四

三天后 ,王二接到孙燕的电话 ,说老太太病情加重 ,要求转到省城医院治疗 ,王二说 :“一个腿擦破了点皮 ,有那么邪乎 ?”孙燕说 :“你要是嫌麻烦可以一次性补偿 ,王二哼了一声 ,才露出狐狸尾巴 ,

说“爱咋咋地，老子不管了。”啪地挂了手机。孙忠发短信说：“不补偿就到法院上告。”王二说：“爱哪儿告就哪儿告，奉陪到底。”王作家说：“给几个钱打发掉算了，哪有闲工夫缠着一件事没完。”王二烦躁地说：“你全权处理吧！”王作家说：“明天就去县里处理这事。”

没等王作家去县里，孙忠就用脚踏三轮把孙老太太拉到了公司。孙老太太在车上闭着眼睛一言不发，抽搐的表情说明儿女三人的做法有违她的意愿。一个无力挣扎和反抗的老太太只能由着几个不孝子孙摆布。

王二的眼睛冒出了火：“你们这群无赖，你们也不看看老人被折腾成啥样了，你们的心被狗吃了！”

孙忠龇着牙：“心没被狗吃，人倒是被狗咬了，我们是无赖，你们看看。”孙忠撸起老太太的裤筒，老太太咧着嘴角，咬着凉气，裸露出来的部位冒着黄水，一股腥臭味漫散开来。老太太的女儿孙燕急忙捂住鼻子露出厌恶的表情，但很快就把这表情转换成对王二的愤怒。老太太痛苦地低着头，尽量不让人看到她的表情，她的手无力地摇晃了半天，人们才知道她有话要说。“我这病与人家没啥关系，你们就别瞎搅和了好不好？”老太太眼里露出哀求的光。

“啥，没关系！你这腿是咋回事？”

“咋回事？只有良心知道！”老太太闭上眼睛，眼窝深陷。

王二突然觉得，一次性了断，有一种亲者痛仇者快的感觉。他不由得把自己倾向到老太太这一面。他同意把老人送省城大医院治疗，并由王作家全权出面办理此事。孙燕则态度大逆转，连连向王作家抛送媚眼。孙燕嗲声嗲气地说，省医大一院李主任是她的大学同学，让他好好查查。王作家没好气地说：“随你。”

接待孙燕的李主任是医大一院内科主任医师。同学相见，做了一个夸张的拥抱，孙燕暧昧地说：“老同学，我想你了。”“想我，也不来看我，我看是假想。”李主任摸了一把孙燕的腰说：“还那么苗条。”孙燕瞪了一眼说：“还那么风流。”

李主任喇喇咧咧写了一沓共十几个检查项目，王作家交款时吓了一跳，各项费用合在一起八千多！

检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李主任说：“老太太的腿需要住院治疗，马上办理入院手续吧，先预交押金三万。”

王作家说：“老太太的腿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这，不太好说，得住院观察一段。”

“住多久能出院？”

“这，也不太好说。”

“老太太的病与狗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不摔一下能这样吗？”

王作家要求看CT报告单，李主任看了一眼孙燕说：“我看没有看的必要吧，看了你也不懂。”“老太太的病情如何，我们当然有知情权。”孙燕拿起报告单，扭了扭屁股，娇滴滴地说：“这也不是你家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好不过了，事后您要啥都行。”空气中充满了暧昧的味道。

报告单鉴定结果：骨癌。晚期。

王作家说：“骨癌和摔跟头有啥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摔跟头是诱因。老太太如果不摔这一跤，是不会这么早发作的，还有可能不发作。”

晚上，王作家回到王二家汇报情况。王作家说：“老人的病与狗没有关系，最多是间接关系，我们可以不管。”娇娇从书房里探出头来看着爸爸：“如果我们不管，奶奶的儿子也不管，那奶奶……”娇娇的眼泪马上要掉下来了。“那你说怎么办？”王二看着可爱的女儿，柔声问。娇娇若有所思，然后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哈哈，这孩子说的是啥呀，把国民党抓共产党的话都说出来了。”

王二看了一眼身边的爱兰，说：“咱就听娇娇的吧。”爱兰点了点头，娇娇跑过来钻进妈妈的怀里……

王作家被这一家弄懵了，“你们说街头暗号咋地？”王二哈哈大笑说：“看看，我们家的话大作家都听不懂。”

原来这是王二家的一个“典故”。一次，王二和爱兰领着女儿逛街，在十字街口，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奶奶跪在地上向路人讨钱，身边的一个铁碗内只有零星几枚硬币。娇娇拿出一枚一元钱的硬币要给老奶奶。妈妈说，现在很多人都利用人们的善良骗钱，也许他们比咱们还有钱呢。听了妈妈的话，娇娇犹豫了。如果老奶奶不是骗子呢，因为我们没给她这一元钱，老奶奶没钱吃饭，饿死怎么办？娇娇看看爸爸，又看看妈妈，左右为难。王二说：“我们商量一下再决定吧。你看，如果老奶奶确实是个骗子，我们损失是的一元钱；如果老奶奶因为没人给钱，饿死了，那可是一条人命啊。是啊，当年国民党在抓共产党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放过

一个。”“那我们宁可被骗过千次,也不放过帮助一个好人的机会。”娇娇抢过话说。

五

孙燕用暧昧的味道,点燃了李主任的欲火,只是,她把这股暧昧的柴薪调配得很合理,不多加,也不少给,就那么不愠不火地在李主任胸腔里燃着。火稍大一点的时候,她就少加一点柴,火奄奄一息,即将自灭的时候,她就猛地加一大把柴。

“我的小祖宗,你究竟想咋地,不要这样折磨哥哥,好不好?”败下阵来的李主任直奔主题。

“哼,你们男人也就知道要那个……”

“那你图个啥,钱?”李主任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沓钱,孙燕用小手轻轻地一推:“我不要你的钱……我要我们俩赚的钱。”

李主任一脸疑惑。“瞧你那点出息,被邪火烧迷糊了,我们一起赚王二的钱。”

孙燕一把推掉放在她胸脯上的手,然后用自己的手把那只手握住:“你不是有百分之二十的提成吗?我就要你提成的一半,我有办法让王二那个傻B给咱送钱。”

“人家干嘛能听你摆布?难道你也像摆布我这样摆布他,他吃这口吗?”

“瞧你这个色迷心窍的家伙,不是有我妈吗,他看到我妈心就软,我妈一痛苦,他就掏钱。”

“你这小尤物,没想到这么鬼,对对对,你妈就是王二那个傻B的克星,你就是我的克星,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两团火汇聚到一体,不断地变异、膨胀,膨胀、变异,且越来越大。有时,像一个无形的网,有时,像一张血盆大口……

每天的放疗、化疗,各项检查,以及N个静点,孙老太每天就像上班一样,做着循环往复的事。不过这工作是被动的,不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有时,她把医院联想成731部队的细菌实验室,每天被推来揉去的,她就是一个被实验者。一滴一滴透明的,半透明的液体有节奏地流进她那干瘪的血管;有时,她一个小时不错眼珠地盯着滴嗒的小水珠,因为专注能减轻生理上的疼痛;有时,大脑会出现幻觉,那流动的液体里会变出好多画面,一会是善良的王二和王作家关怀的笑容,一会是一张张百元钞票,像变戏法一样顺着滴管流进了她的身体,

一会又是她的儿女们狰狞着面孔,争抢纷飞四散的钞票。每天都是这样,由身体上的疼,转化到心灵上的痛,再由心灵上的痛,变成身体上的疼。孙老太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死神能早些到来。有了死的想法后,孙老太便不再接受任何食物。三天以后,昏昏欲睡的老太太被一阵难耐的痛苦折腾醒,医生正给她插入一根导食管……

老太太明朗了想死的态度,趁人不注意,她就拨下输液管,没办法,孙燕只好不离身地看着,看烦了,干脆让李主任弄来镇静剂,让老太太昏睡。

“老太太想死,可得看住了,她多活一天,我们的收入就增加一分。”

“以现在情况看,挺一段时间没问题。不过老太太要是不想活的话,情况就不妙了,我这几天用药加了一倍的量,我们得抓紧时间狠点宰那个傻B暴发户,不然机会越来越少了。”李主任麻利地把手插入孙燕的胸脯内,孙老太紧紧闭着的眼睛,却把人世间的这一切丑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不知道孙老太的思想有了什么变化,这两天老太太开始主动要吃的,孙燕说:“妈,你想开了是不是?”

“想开了,我多活一天,就为你们多造一天福!”这么多天,老太太第一次和女儿说话。

“妈,你这样想就对了,您死了也给儿女留个念想啊!”

老太太哼了一声,便无所顾及地吃了起来。按照李主任提供的食品配方,孙燕到超市买了一大堆营养品,老太太也积极配合。这几天老太太精神显得很好,不输药的时候,她还让孙燕扶着她下地来回溜达,身体逐渐有了劲。孙燕不在屋的时候,老太太还自己扶着墙一步一步地往外移动,有一次竟自己去了卫生间。

李主任问孙燕,给老太太吃了啥迷魂药。让李主任想不明白的还有那个王二,他凭啥心甘情愿地出血呢,他是不是脑瓜缺根弦?你甭管缺不缺弦,我们不缺钱就行。

老太太主动配合治疗,孙燕放松了很多,李主任每天开药量又多了一倍,最高治疗费用一天竟高达四万八千元,他们还把多余的药偷偷降价处理给别的患者。

孙燕每天都掐着手指头算进账的收入,她越算越开心,精神也格外的高涨,并把这高涨的精神转

化成疯狂的做爱行为。金钱和美女二者兼得,李主任更是肆无忌惮,他趁爱人出国旅游的时机,把孙燕领回家,做起了临时夫妻。

这天早晨,李主任腆着肥大的肚子又和孙燕缠在一起,调成振动的手机突然叫了起来。好像是医院的电话。这么早有什么屁事,就是死了人老子也得先快活完。

手机又执拗地再次响起:“喂,李主任,8床的老太太没有了,她女儿也找不到了……”电话那边传来护士小张焦急的声音。

李主任和孙燕匆忙赶到医院,孙燕一到医院就大吵大闹说护士不负责任。李主任也没好气地对小张说,怎么没看好,让老太太跑了。说完觉得用“跑”一词不太合适,赶忙改口,老太太能去哪儿呢?

小张语气很生硬地说:“我是今天交接班时才发现老太太没了的,不是她照顾老人吗,一大早上我们也没找到她!”小张看了一眼李主任身后的孙燕一眼,又看看李主任。李主任从小张的眼神里读出一丝异味。

李主任又进一步缓和了语气:“辛苦了,你回去休息吧,这件事我处理。”然后瞪了孙燕一眼,意思是别瞎嚷嚷。孙燕嘟囔着:“人跑了怎么办呢?”

李主任和孙燕里外找了个遍也没发现老太太的影子,孙老太就这样神秘失踪了。

“我们中计了,老太太早就算计好了,我说这两天老太太就不太正常,一个一心绝食想死的人怎么会突然大吃大喝呢,不是回光返照,就是……”

“你妈才回光返照呢,赶紧想辙把老太太找回来啊!”

“要不,我们在电视上发个寻人启事吧?”“那怎么成,让王二他们知道了,他还能给咱们钱啦!”“这也不成,那也不成,赶紧把你那俩哥找来,一个病歪歪的老太太能跑多远……”

六

“王二烧锅”系列酒,登上了第十三届全省经济贸易洽谈会的展位。当然,“王二烧锅”打进经贸洽谈会与王作家的擅长炒作和他作家的人脉关系有关,主管经贸工作的刘副省长是王作家的同学,王作家把“王二烧锅酒”送到了刘副省长的餐桌上,刘副省长一声“好”字,就把“王二烧锅”推上了这个国家级经贸洽谈会。

洽谈会整个展位的设计都由王作家一手策划,展位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王二烧锅”八个系列产品,展位中心设了品酒室;另一部分是王家的酒文化。大唐贞观年间酒壶,高贵地摆在正中央,总之一切能通过图片表达的内容就用图片,不能用图片表达的,就用文字表现。老井的历史故事,黄狗救主的典故,为“王二烧锅”注入了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尤其是作为王家精神图腾的狗,以及“善”和“忠”企业文化理念成为一个亮点,“王二烧锅”这个品牌,通过王作家的挖掘、策划,被塑造成了省级品牌。王作家说,洽谈会结束,要根据王家的小烧酒历史写一部小说,取名为《狗图腾》。

“王二烧锅”被中央电视台一位记者发现,尤其是听了王作家滔滔不绝、有理有据的解说,顿觉兴奋不已,特地由王作家陪同,来到古堡镇现场录像,刘副省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本届全省经济贸易洽谈会,打出了“文化搭台,企业唱戏”口号,刘副省长强调说,今后,将充分利用南州省丰厚的历史人文优势,不断挖掘像“王二烧锅”这样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品牌,这也是推动南州经济大发展、快发展的一个战略性思路。一个“王二烧锅”不仅让省领导在中央台露了脸,还拓宽了领导的工作思路。洽谈会期间,这条长达三分种的新闻在中央台播出后,影响巨大,省电视台还特地为“王二烧锅”做了专题报道。大批订单像雪片一样飘来,王二觉得自己像是在梦中,一时回不过神来。王作家虽然兴奋,可他并没有被眼前的好事冲昏头脑,他及时找到刘副省长说,王氏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能力远远达不到订单的要求。刘副省长立即召开由省、市、县农行领导参加的现场办公会,要求要大力扶持,决定提供无息贷款五千万,企业自筹五千万,上马一条新的生产线。会上,王二刚要张嘴说话,说自己手头只有两千万,还有资金缺口,王作家使劲在桌子底下踩了他一脚。

会后,王作家说,我们投入三千万就可以上一条先进的生产线,其余的钱,做流动资金和上大台做广告的费用。王二这时才觉得自己和王作家比,的确有点二了。王作家说,你不是二,你是大智若愚,如果不是你有点二式的善良,就不会成就今天的事业。说到这,王作家说,我们该看看孙老太了,王二连连称是:“今后,一切都看你王作家如何策划了。”

王二给孙燕打电话问老太太的情况,孙燕在电话另一头显得有些慌张,说老太太的情况,你们和

李主任说吧。李主任说,老太太现在病情稳定,就是钱不够了,你们再交点押金吧!王作家说:“我们马上就送去。”李主任说:“您忙就不用来了,打到医院账户上就行。”

一天后,王二和王作家来到医院,今天人特齐,孙忠、孙孝都在。王作家说:“老太太怎么不在房间?”孙忠结结巴巴地说:“老太太……”

“老太太在重症监护室。”李主任接过话茬,孙忠感激地看着李主任,孙燕剐了一眼孙忠。

“昨天还说老太太病情稳定,今天就重症监护了?”王二一脸疑惑,他要求见见孙老太太,李主任说重症监护室不能随便进入,王二只好作罢。说,大约还得治疗多久老太太才能出院,才十几天时间就花掉近二十多万,我们有些承受不起。李主任说,这个说不定,至少还得住一个月吧。王二慷慨地对王作家说,既然咱王氏企业信奉“善”,那我们就一善到底,再押一百万。

七

孙家兄弟们加紧了对孙老太的寻找工作,李主任出主意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做广告,但我们可以街头贴一些小广告,王二他们肯定发现不了。孙燕费了很大劲,才找到老人多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影印在小广告上。孙忠、孙孝、孙燕几个每天都忙活着四处粘贴寻人启事。孙忠、孙孝每天累得腰酸背痛,说不再干了,抓紧找王二做了断。孙燕说,不干拉倒,每人给一千走人回老家去。孙忠噘一嗓子:“啥,就给这点,人家不是又押了一百万吗,回扣大头都让你们捞了啊,我们连稀粥都喝不上,啊!你们也太黑了,好了,老子不要了,老子把这事抖落出去,看你们捞个屁!”

李主任连忙上前打圆场,说:“咋能给兄弟俩这么点钱呢,好事大家均分,先一个兄弟给五千,日后,再结算,你看这样好不?”

“这还差不多!”

一周过去了,还是没有老太太的音信,李主任说:“我们抓紧把那一百万消化掉,然后我们就应该收手了,啥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容易出事,你看,我们现在内部马上就要出矛盾了,你那两个哥哥,哪个是省油的灯?国民党倒台子前不也是窝里反吗?”

“老太太没找到,咋收手?我们也收不了啊!”

“这都十几天了,我看老太太十有八九是没了,我们可以说老太太要死了,然后找王二他们一次了断。”

“那他们说要见老太太咋办?”

“老太太不是在重症监护室呢吗?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个理由搪塞啊。再说了,人家盼望着早了断呢,一个老太太有啥看头儿!”

“你说的也是,我看只有这么办了。”

第二天,孙燕宣布了这项重大决定。孙孝说:“我看早应该这么办了,做大了迟早会出事。那钱怎么分?”孙忠盯着孙燕说:“分分分,分你个头,等有个安全的结果再说那事。”孙孝用手戳了孙忠一下说:“先别计较这事了,先稳定不出事才是当务之急。”

孙燕接到一个女人的电话,说她看到老太太了。孙燕问老太太在哪儿,女的问,你们能兑现寻人启事上说的,重谢一万元的说法吗?“能能。你快说在哪儿吧!”在肿瘤医院208病房,女的说,“我在门口等着给钱。”

省肿瘤医院208病房刚刚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几名医生护士正在对孙老太太实施紧急抢救。娇娇在一旁哭成了泪人:“救救奶奶,救救我奶奶……”

爱兰一边哄着娇娇:“不哭,不哭,奶奶没事的。”泪水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王二和王作家焦急地站在一旁。

“哎!终于抢救过来了,不过,时间不长了,赶紧准备后事吧!”

慢慢睁开眼睛的孙老太,眼眶被一层干涩的布满褶皱的皮拉拽着,如果没有这层皮,恐怕眼眶就会从头顶骨上掉下来。

“妈,你还有啥事,他们一会儿就能赶来!”王二此时已泪流满面。

老太太费了好大的劲,用手拍了一下衣服。众人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娇娇突然说:“奶奶,你是说衣兜里有东西是吗?”老太太露出爱怜的笑意,点点头。王作家从老人兜里掏出一张很旧的纸,打开一看,是一张存单,前面最大的数字是三,后面是四个零。老人无力地拿着那张存单,点头要王二过来。王二俯下身:“妈,你还有啥事?”

老太太的眼睛闭了好长一会,她想用这一小会的休养生息来完成她人生中的最后嘱托。“儿……呀,”王二把耳朵附在老人嘴边,“存单……给你,妈

……没……啥……留的了，”老人又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呀，看在……妈的份……上……别……理……理会……那几个……畜生！”

“妈，我答应您，不处理那几个畜生！”王二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老太太不再说话了，王二知道老太太在用最后精力等待那几个畜生。

“在这，就是这……”一阵乱七八糟的脚步声朝208方向奔来。

面对她的三个儿女，孙老太的眼里有怨恨也有安慰，她就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情感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孙燕“妈呀”一声晕了过去。王作家的观察力是敏锐而细腻的，他知道，晕倒的孙燕绝对不是因为她妈的死，而是她面对了几个不想面对的人。

八

王二说，王作家导演了一幕滑稽的人间丑戏，王作家说，这丑戏的导演叫贪婪。

原来老太太失踪那天早晨，是洽谈会开幕式前一天，二王这天要亲自到省城看展位的布置情况。他们早早地上了路，因为省城这两天车多，怕塞车。天刚刚麻麻亮，他们就到了省会南州。王二突然想起孙老太，说：“我们趁天还早，去看看老太太。”他们的车一拐就驶向了医院的方向。由于时间太早，路上还没几辆车，偶尔能看到几个清洁工人的身影。在离医院不到半里的路上，他们看到路右侧有一团黑色的东西，像一个人，难道出车祸了？二王心想着停下车，哦，真是一个人。

孙老太太睁开眼看是王二他们说：“孩子，我可逃了出来，你们快把我拉回家吧！”

王二要把老人送回医院，孙老太说啥也不回，说：“不能再让那几个王八犊子坑人了，我不是他们的妈，是他们发财的机器呀！”

二王一商量，把老人送到了省肿瘤医院，正好是暑假，王二让爱兰领着女儿娇娇来照顾老人。

王二故意给孙燕打电话，看她怎么解释，没想到孙燕竟撒谎说老人在医院。王作家说，别揭穿他们，看他们怎么收场。于是，这幕人间丑戏剧便进入了高潮。

擅长策划、导演的王作家，请来了各大媒体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在医院调查，发现这

是一条非常荒诞的新闻。荒诞和事实合并到一起，总是让人觉得很矛盾。既然是荒诞的就不能是真实的，可这个事实恰恰是荒诞的。

孙老太住院期间，一日最多液体输入量高达一万毫升，一日最多拍CT片十二次。而最具荒诞色彩的是，孙老太在省肿瘤医院住院的十几天时间里，医大一院竟开出空头费用一百万元整，整个费用高达一百二十八万元。

一时间，全国各大媒体纷纷炒作天价医药费事件。

接下来，越来越荒诞的剧幕确是出自王作家之手。王作家代笔写了一纸刑事起诉状。而王作家代笔的对象不是人，是王氏酒业公司的那位狗，我们在这里把狗论位称呼，而不论条，是因为狗是王家的精神图腾，狗与人平等。

开庭那天，王二代狗发言。因为狗说话，很多人听不懂。王二读完诉状后，当庭喊了三声：“冤冤冤。”在一旁坐着的神态自若的狗也高喊了三声：“汪汪汪。”

这位狗的确挺冤枉，嘴连肉皮都没挨一下，就变成了“狗咬门”了啊！冤冤冤，的确是冤！台下一片唏嘘，审判长在台上喊了半天肃静，台下才安静下来。

按照孙老太的遗嘱，也是按照主人的意愿，狗撤销了对孙家兄妹的刑事诉讼，当然，狗只有遵从主人的意愿，才能算是忠诚的狗，不过，狗要求孙家兄妹，每人向它磕三个响头，狗提出的这些要求，当然都由王二代替表达。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定是新闻；人告狗不一定是新闻，狗起诉了人，肯定是新闻。狗告人事件，是王作家制造的一条最具荒诞色彩，且最真实的新闻。

九

在沸沸扬扬的“狗咬门”、天价医药和狗告人事件过后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只有十三秒钟的品牌广告。广告气势宏大，一看就出自大家手笔。电视画面上，一口老井冒着充满神秘色彩的青气；小烧作坊旁，坐着一位神态自若的狗；一把大唐贞观的壶供在酒坊上方。古筝伴奏，“好井出好水，好水酿好酒”几个字淡出画面。

责任编辑 张 平